

## 256 谁主丑国

---

大家好，我们今天是聊天“谁主丑国”，这话题有点重！它引发的东西挺大的也挺重的，但既然已经选了这个题目，我们就尽量争取把事情说透、说清楚。

最近是忙一些，今天经常会晚点的航班竟然差不多准时吧，我还担心今天晚上能否准时赶到写字楼，现在我已经坐在写字楼了，我们可以顺利的完成今天的聊天。今天聊天的主题是“谁主丑国”，题目有点大，其实我也不想聊这个问题，这又是奉命而做的一篇文章或者是做一次闲聊，请大家原谅。

我在讲《资本》论的时候又捋了一遍马克思晚年留下的一些遗稿，我一直非常在意马克思晚年的忧虑，也就是巴黎公社失败之后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一旦成功或者胜利之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如何处理与资本的关系一直感到忧虑。因为马克思知道共产主义是遥远的，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所以在写《资本论》的第三卷的时候他迟疑了，迟迟未能完成。

我说过《资本论》第一卷谈的是“价值论”。这一卷是马克思的基本功，写的非常好！也是我们这些读经济学的人必须要整利索整明白的一本书，你“价值论”过不去资本流转就不太好办。第二卷是谈“资本流转”也非常的厉害，非常精彩！因为一个能够建立整个的概念和逻辑体系的思想家才是最伟大的专家和学者，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让一本书百年之后依然如此的震撼和不可动摇呢？第三卷就是“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非常重要的！马克思竟然没有完成。

马克思没有完成这部书，对社会主义革命、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虽然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建立了

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我一直将这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其实他不是马克思本意上的社会主义。在以后的实践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和非常具体的实践，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将它说成是“邓小平理论”，但整个的理论体系仍然处在完善之中，我们仍然不能概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

伏在飞机上梳理今天聊天的提纲的时候我在反复的非常纠结的思考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就是马克思在思考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的时候，可能没有预计到其实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今天要梳理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的关系。当下的美国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忧思如今成为了美国的首要问题。这让我自己也感到非常诧异的事情。

事实上美国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列宁定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处理与资本的关系上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或者说是他们现在可能无法顺利的处理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马克思的忧虑可能不是百年之忧甚至是千年之忧啊！这个思考稍微大了一些，可能不是稍微是太大了一些！我感到我自己力有不逮，我只是想努力的去触碰这个事情。

亦或者今晚的聊天我只是提问题，然后将问题交给平台上所有的朋友，我知道平台上有很多高手。很多朋友来听我的课或者是来听我聊天，其目的并非局限于一般意义的信息或者是知识，他们也正在进行非常深刻的思考。如果我说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正处在剧烈的撕扯中、正在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无主状况，你同意吗？

所以当我提出“谁主丑国”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感到震惊、震撼或者是感到问题极为严重的可能就不止我一个人，可能呢就涉及到很多很多的人了，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处于关键岗位上的同志了。当一个主导这个世界的诸多问题的国家出现了无主的状况你以为如何呢？可

能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必须发生或者正在发生或者我们正在迷茫的一个大的问题。

下了飞机之后我写下了在《谁主丑国》之外的四个天问，**第一个问题是谁在主导当下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包括我们正在的见证的俄乌战争、中东的战争，以至于全球目前正在迅速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那只手还是美国吗？谁在主导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的变动？这难道不需要思考吗？特别是思考一下子我国在其中的作用和位置。

**第二个天问，谁在主导全球资本流转呢？**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很在意三流的，流量、流向和流速。谁在主导呢？是美国吗？其他国家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其中，我国在做什么呢？他们是怎样想的？他们做了哪些事情呢？他们想的对吗？他们做的对吗？如果他们做得不对的话，结局会是怎样呢？我们将要面临未来怎样的一个结果呢？资本流转谁在主导？

**第三个大问题，天问！谁在主导未来全球的产业生态的结构呢？**未来的产业生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说的是全球产业生态，谁在主导？那么，是美国吗？如果是美国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其中，我国在全球未来产业生态中起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参与、主导这样的作用吗？如果我们还是被动的，那么我们是怎样去理解和想象、如何来做方案的呢？

**第四个问题，谁在主导全球的资产定价？谁在主导全球的商品定价？**六月底了，上半年结束了，那么下半年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会出现怎样的变动？是剧烈的波动吗？如果是剧烈的波动的话，会怎样呢？谁在做这件事情？其他的国家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能源类的国家，比如说生产型的国家。我国在整个的全球产业生态重构之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我国的思想家是怎么想的？学者、专家在做什么？管理层在忙些什么呢？

大哉天问。问只是问，答是必须所有的人思考之后给出一个答案。在今天，在信息时代。在信息平权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资格，也有责任，给出你自己的看法和答案。因为，我们的看法和答案的集合，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未来。如果你认为你不需要思考，躺平就行了让别人来安排的话，那么未来是灰暗的。

好吧。我们今天还是四个部分。老的习惯，反正是，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习惯，反正大家已经慢慢习惯，这是我的一个思维的习惯或者梳理逻辑的一个过程，也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只能把问题提出来，我并没有能力给出标准答案，或者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这件事情，我原本是打算放在七月底，等三中全会之后，但，北京的朋友希望我说出来。说出来以后，大家再讨论再思考一下。也许，可能也不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第一个问题：何为**主导权**？请问谁才是真正的一国之主？谁正在当家做主？谁正在掌控一国的全局？何为**主导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它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如果你去读政治学的专著、经济学的专著或社会学的专著，它会有一定的定义和逻辑，当然必具有比较主观的一个定义和逻辑。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共识。

我将**主导权**划分为三个主要类别。第一个类别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用教员的话就是**思想路线**。其实解释一个思想路线或者是主导意识形态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必须具有三个特质，第一：你必须超越时代，因为你要有哲学高度，要有历史纵深，你要看的比普通人要深要远，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你必须了解民众的普遍的心理状况，你要吻合社会现实，既不能迟滞，也不能超越。

第三个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你处在全球化时代，你无法闭关锁国，你并不封闭，你所想象的封闭不存在。那么，你的意识形态必须

与全世界的意识形态形成某种吻合、共鸣、协同。主导意识形态、塑造意识形态，其实极为不易，是非常困难的。你懂的，我们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领域和那个领域是合一的。怎么形容呢？

意思是通常而言，在我国人民群众对政治家的期许，就是伟大的政治家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政治家自然而然有责任主导意识形态，这个权力是不能交出去的，给别人或者给第三方，更不能给外国人。就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是我国伟大政治家的根本性的责任。这个事情甚至不仅关乎我国的专家、学者。用教员的话说：“**思想路线是决定一切的。**”思想路线要能够解释当下，指明方向，规划路线。

主导权的第一个部分是意识形态主导权。第二个部分是**政治主权的主导权**，包含了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这个我不需要多解释，你懂！就是谁在主导立法？谁在主导司法？谁在主导行政？其实这些事情在我国是容易理解、看清楚的，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看清，比如你看香港和澳门看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你会模糊的。但在我国大体上这个问题不需要解释是清楚的。比较难以陈述的是，第三个部分就是经济主权的主导性权。

第三个部分**经济主权的主导权**是很难一眼看清几句话说清楚的。因为经济主权核心包括了两权，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其中财政主权是征税权。最核心的财政主权是征税权，金融主权最核心的是发钞权。是否能主导经济主权呢？我以香港为例，九七回归之后，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都不在我们手上，无法完成主导。这个工作还在做争取2027年我们能把它争取做到主导，但现在依然做不到主导权。

我今天聊这个天比讲任何课压力都大。好吧，我总结一下我对主导权的定义和概述。我认为主导权是一国之主当家作主掌控全局，其中三个核心部分，意识形态主导权、政治主权的主导权、经济主权的主导权。如三个主导权皆在，那么这个主导权是稳定的、可持续

的。其实对错也不一定就那么重要，但至少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如这三个权力不在一方手上，问题就会出现，而且有的时候会撕裂，会变得极为严重和复杂。

其实在备这个课的时候我也觉得惊讶。我晚上在出门的飞机上、路上一直在打底稿，我打底稿草稿写了三十多页。我今天晚上讲不了太多，比如意识形态的三元结构，比如说阶级、民族、普世价值等等。比如说举例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我国经历过“三反五反”运动，以及反右运动以及文化革命。我们在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的争夺上面做了哪些事情？比如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做了哪些事情？但我今天通通不讲这个东西，我也不想再做政治学上我的结构性的思考，今天来不及。

今天我们是讲——谁主丑国。所以我们放掉我们对中国的讨论。一则不要那么复杂，不要敏感，二则我们突出重点。那么美国的主导权如果分成三个部分，请问谁在主导美国的意识形态。就是美国的思想路线是谁在管？这个解释权在哪里？我知道我国有很多很多貌似熟悉美国问题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数，你知道我这有点批评别人不好，但是我稍微说两句。

他们大多数的时候在陈述美国人的主流的看法——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的意识形态还无法做主体性分析。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学术问题，也涉及到我国在最高领域——意识形态领域里面中美进行某种博弈的时候，一个巨大的缺失。我知道我说这些话可能负责这个领域的一些朋友、同志、领导会感到不适，但我还是要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比如说，我国的专家学者对福山的历史终结很感冒或者很感兴趣，你懂吗？

一个日本裔的学者福山，我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东西，其实我感到非常惊讶。如此浅薄、如此，怎么说好呢？他为什么如此的显赫，并



且他的所谓的历史终结竟然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叙述。你知道他对意识形态的改变发生了什么样作用吗？你知道他是如何改变思想路线的，不是改变我国，是改变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思想路线。历史终结了。终结了。终结的是东方吗？是苏联吗？当然不是，是终结了美国。是美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被终结了。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之后发生了变化，而且易主了，主导权发生了变化。可能又得罪人，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认为福山说的是苏联和我们。终结了，就是原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叙述没了，错了，结束了。很多人认为是在说我们，我们有的同意，有的反抗，但我们从来没想福山要干的事情是终结美国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这事儿有点滑稽，但请认真的看它是事实。

如果你了解美国的建国史，其实我对美国的一部著作，因为我在路上，我现在回到写字楼，我的书和资料都在办公室里。我印象里最深的一本书就是《原则与妥协》实际上是写美国的宪政形成的历史过程。这里边包含了美国的国父们是如何思考的？原则是什么？后来为什么要对这个原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妥协，在原则与妥协之中形成了美国的宪政的格局。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伟大的美国的思想家，建国初期的思想家形成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在持续了N年之后。

最终一个叫福山的，一个在思想上、学问上很低很低的人，他就把它给终结了。滑稽不？有趣不？好玩不？而他对美国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谁主丑国第一个要完成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当然我知道我今天晚上聊天儿又得招来一大堆的批评、谩骂，我最近开始慢慢的习惯威胁。

以前是一年有几次威胁，后来变成现在一个月有几次了，现在越来越频密了。以至于我没有办法，要将自己的书稿一些东西开始分别

存放。草民，民间的思考者往往遇到的问题不是你的对和错，是你说话资格与权利，因为当你提出质疑的时候可能被质疑者惶恐，所以他必须让你感到惶恐。我知道没完没了的这种东西很讨厌，我也向有关关注了反应报备，但其实没有用。

其实，他们可能只是想扰乱我的心智，使我不能正常地工作、读书和思考。但我今天想说，其实对我这种人是没有用的，我其实对好多事情是无感的，我甚至对风险都是无感的，所以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我今天提及此事，只是再次用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提个醒，这样不好，这样无趣，这样可能对……甚至对敌人、对对手都不见得是件好事，至少要允许思考者说出他的思考，而不是将一切沉默。

**其实美国在意识形态的扭曲已经到了一个我国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不要认为一般意义的白左等等现象发生，那只是美国意识形态主体性变动的一些泡沫而已。其实，当主体性转移了，主导权转移了之后，会出现一系列的现象。这种现象，如我国的重要的（我说的不是专家、学者，他们可能起不到这个作用）我说的是我国的政治家，如果对此敏感的话，就会有很多的准备。

当沙利文在今年严厉地批判，不是一般意义的批判，是非常严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候，请注意意识形态之变。如否定新自由主义，意味着新权威主义或者是新威权主义的诞生。你想到了吗？小胡子的可能性。其实的美国的意识形态由一种庄园奴隶主共和（我不知道我用的词是否恰当），它和25男爵的带剑议政形成的800年前大宪章，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他确实不是贵族共和，他是庄园奴隶主共和。我知道我又得挨到我国的学者、专家的批评，但我很惊讶，西方的同行们认同我的看法。这个庄园奴隶主共和，被破碎了。当否定完新自由主义时候，庄园奴隶主共和没有了。要实施新的专政，这个新的专政表达为新的威



权主义，小胡子正在慢慢的诞生或者已经产生，或者正行走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不要小看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时间过得好快。刚说个意识形态这一半天过去了，好吧，我赶紧进入到第二个部分，政治主权的主导。美国的政治主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有它特有的模式。他和我国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我国的立法权在人大和政协领域，而且你懂我国的话，你知道我国建国之后，我国成立了人大，人大的委员长是朱德元帅、朱老总，政协主席是周恩来。我国的立法的结构，与世界上所有国家不一样，它真的具有非常鲜明而强烈的人民性，而且这种鲜明和强烈的人民性，至今犹存，还在。

那么，你懂美国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结构吗？美国政治主权的主导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苏联解体是美国结构变动的一大动因。就是当你干倒一个敌人的时候，你自己悄然变化了。这件事情要引起我国思考者、思想家们的警觉。因为胜利与失败，原来是太极的两极。它很微妙，它很有意思。

很难用一句话、两句话说清楚。我在这儿又举一次港澳的立法权模式，现在好一些吧。当港澳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是地产商的时候，地产商大包围的时候，你觉得立法权的主导权是一个怎样的结构呢？好，这个例子我不再举下去，我也不再说这边的事情，我在说美国的立法权的主导权。其实，美国的立法权的结构，一直是一种三阀博弈，就是门阀结构。比如说大的家族，比如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还有一些传统的老的政客家族，其实拜登也已然形成一种家族化的结构，门阀、财阀、军阀。

美国传统立法权的三阀结构中，其实门阀是具有主导性的。就如同日本门阀，就是像安倍这种门阀家族，他会与财阀家族进行某种联姻或者某种构合，或者某种联系，形成一个结构。当然日本没有军阀

了，就是日本是门阀和财阀结构，还是个阀的结构。**美国这个三阀结构，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之后破碎了。**所谓的建制派，就是门阀废掉了。美国的立法出现了变化之后，你能想象它意味着什么吗？

因为美国是一个立法主导的国家。他不是行政主导，虽然美国没有国王，他立法权相当于国王。总统作为行政主导，必须尊重立法主导。这是美国国父们定下的规矩。因为美国这个合众国，他基本的经济权力在州县，不在联邦，所以他必须是这样一个结构。**美国的政治主权的结构决定了他是门阀主导。**但这件事情，随着福山那句“历史的终结”产生巨大的变化。我知道，并非所有的人对此事都很敏感。

但今天我们要讨论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又得说北京的朋友非常认真地跟我说，大家都在跟时间赛跑，这件事情聊一聊，虽然是你个人的看法，但有可能构成一种别人对美国的思考，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因为我今天刚开始说了四个天问。我们必须来考虑，我们在天问中的角色，美国的政治主权正在发生变化。其实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总统选举中的一些戏剧性的东西，你就注意到了**这个门阀的结构不行了，门阀被财阀严厉地掌控。**

至于美国的立法，正在进入迅速的衰败过程，所以我们看到司法的腐败，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黑命贵等等，尤其像赵成鹏，我们注意到币安的赵成鹏被美国的司法体系修理。当然他是一个华裔了，虽然他拿有加拿大和阿联酋的护照，但美国人是如何对待一个他们认为代表新经济的新势力、一个有钱人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司法手段。极其肮脏与卑劣，整个的司法的这种衰落腐朽表达的非常清晰，非常遗憾。

至于他行政的衰败，其实不用我说了。无论是疫情的失控，阿富汗战争的败退，以至于现在一系列的乱象，其实在行政方面也是问题诸多。我今天的主题是谁主丑国，我们在讲他的**政治主权的主导权的**

**异变**。原来的主越来越力不从心，新的主又不能粉墨登场，形式上无主，好像又有人用力在操纵，同时又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内部的外部的矛盾，所以美国正处在王朝末年无主的状况，它其实不是个好现象，非常危险。

好，除了意识形态主导权、政治主权的主导权，第三个是经济主权的主导权。经济主权的主导权呢含了财政主权和金融主权，财政主权的核心是征税权，在美国征税权是非常重要的立法权。而行政在财政主权中，特别是税政主权中的空间余地很小的，那么行政主导想动财政的心思怎么办？你没有征税权，但是他有什么权呢？债务，美国国债的。他不是全部的权利，但是他可以在这里边有空间，所以就产生了MMT的理论：美国财政失控了。

**美国财政失控**，财政赤字爆棚，你以为是什么？是经济主权的主导权异位了，他已经不能正确的处理财政主权了。美国的金融主权核心的权力是发钞权，财政权失控当然和**金融权失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美国的金融主权也开始逐渐失控，他表达为鲍威尔的首鼠两端，首鼠两端进退两难。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批评他，我又批评了，我国的学者专家呢，到底在怎样理解当下的美国？

**美国正在走向一个极端，什么极端？用我的语言来概述，就是将内部问题外部化。**内部问题外部化所以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特朗普同学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发展。谁让美国再次伟大。谁，谁？怎样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吃掉其他国家让美国增一次肥叫再次伟大吗？

是通过美国伟大的内部变革来让美国再次伟大吗？如有人这样想比如说桑德斯，比如说沃伦，他们曾经是美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当然桑德斯垂垂老矣，而美国的民主党内部的造反派其实已经被建制派粉碎了，或者是镇压完了。现在是共和党的造反派还有

机会，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的造反派还有一些机会。但他们能做成通过美国内部的变革来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吗？

关于这件事，特朗普已经给了结论。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态度，就是美国内部变革的结论，因为他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拿起把刀来砍向中国，这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请问了，美国会爆发红脖子的革命吗？美国会再次发生草根共和的可能性吗？美国会否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呢？我认为特朗普可以带动一次红脖子造反，但他无法形成红脖子革命，因为特朗普不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

至于美国是否有机会完成一次草根共和来代替过去的庄园奴隶主共和，这个可能性在未来十年内都是零。美国的草根共和，因为美国的种族差异，草根之间的这种整合也不太可能，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红脖子革命不可能，红脖子造反是可以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草根共和没法实现。特朗普就算再次当选，他在内部改革方面也无能为力，所以我基本判定到2028年这件事情，民主党一定做不成，共和党也做不成。

关于是否存在与美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美国的再工业化呢？这涉及到我今天的第三个天问：谁主导全球的产业生态的问题。当美国加上其他的小弟，七国的制造业远远低于中国的制造业的时候，他主导美国的再工业化，通过第四次工业革命下的美国再工业化。如不与中国进行深度的合作，而是采取经济冷战的方式，想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这个可能性也是零。好吧，我今天给他两个零。

**政治上，美国拿回主导权的可能性是零，经济上拿回主导权的可能性还是零。**那么美国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就是在处理不了意识形态、处理不了政治主权、处理不了经济主权的情况下，美国是否能够通过某种外部性来解决一部分内部性问题，来延续美国的辉煌呢？现在一

个特定的群体提出来收割地缘政治红利。收割地缘政治红利，遇到了一个不可能的四边形，当我再次提出一个新的观点的时候，可能又会遭到一大堆的批评，我等待。

什么是一个**不可能的四边形**呢？A边，美国正在收割欧洲日本韩国；B边，美国准备打残中国；C边，美国准备粉碎俄罗斯，粉碎，不是打残；D边，四边形，美国要臣服亚非拉。这个四边形我称之为不可能四边形。因为不可能四边形就是它其实只能做到一个边，不能做到四个边，如果它四个边都要做，那它就没了，只能做到一个边，至多两边。

当我们注意到美国的行政体系，目前美国的行政体系像疯了一样，正在同时进行四边形：A他们要收割欧日韩，目前正在做，我们看到整个的金融战正在往这个方向走；B他们用贸易战、科技战加金融战仍然明确地准备打残中国，这个B边，他并没打算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下实现美国再工业化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没有这个打算，他准备打残；C边，整个俄乌战争的安排走向极端，他们仍然的目标是粉碎俄罗斯；D边整个对亚洲的南部。

（我肚子还没有饿到这个程度，我这个手机好像不行了，可能我的手机过于劳累了，有点不成。好吧，我得咬咬牙把这点儿事说完，我这个手机在闹罢工。）我说的是四边形，这边的ABCD的D边，其实无论是东盟还是南亚，还是中东还是东亚，其实他们的整个的臣服过程，臣服亚非拉的过程做得真的不行，所以不可能四边形。其实大体上我们今天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结论了，不能这样做，但是美国人正在。

我前两天发帖子，我说基辛格走了，基辛格带走了美元的两条腿。左腿是中美关系，因为中美建交之后，美元的信用支撑迅速地由中国来扛住。好多人说中国接受了美国转移给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红

利，可他们就非常有意思，他就看不到美元因中美关系而得到了历史性的支撑——美元的左腿是中美关系，右腿是石油。那么基辛格走了，把两条腿都给带走了。美国人怎么想？

我想大家有空可以看美国的两任财长萨默斯和鲍尔森对经济问题的评价，其实他们非常伤感。虽然他们分属不同的阵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阵营，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看法他们是高度一致的，因为他们是当过财长，其中萨默斯是非常优秀的财政专家，而鲍尔森是美国当代非常伟大的金融专家，可能不出前三吧，非常了不起的。他们很厉害，他们看到了。至于我国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看不到也是正常。不能再批评他们了，再批评他们，他们会更加地反弹，更加地激烈地反弹。我想说的是，这个不可能四边形是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它已经进入到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当中了。

基辛格最担心的事情怎么这么巧没有遗漏，全部发生了。好吧，谁主美国这件事情我该给出结论了，就是美国在三阀结构里边，军阀其实是没有能力的，它起到一种非常关键时候的作用，特别是在动荡时期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它不是引领美国方向的那股力量。其实美国一直是门阀主导，门阀与财阀媾和，现在美国的门阀差不多解体了，而美国的财阀由于种种原因，由于它特殊种族的特性，它并不能走上前台，走上历史的舞台，并且它与财法、与门阀、与军阀之间有深刻的矛盾。

美国现在状况很像我国大清末年。目前其实朝上好像有皇上，好像什么都有，但其实是无主，没有人管理。有没有个人在暗中使力，东林党？有的。但其实他关心的只是他特殊集团或者是族群的利益，他并不关心美国的利益，他更不介意全球的结构性问题。我今天发出四个天问，我一会儿重复一遍。其实这个天问不是问美国人，而是问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们，如何来回答这四个天问。



如果这个事情不想透，那么后边的事情就变得有些迷茫或者混乱，好吧，我重复一遍。谁在主导当下的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谁在主导？主导方显然不仅仅是美国，他们越来越有心无力。我想发问的是，我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未来应该是个什么样的角色，现在什么样的角色？这需要好好思考。第二个问题是谁在主导全球资本流转？我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我国的相关部门和有关的人在里边是什么样的角色？

继续在资本流转上配合美国协同美国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如我国不完全的配合和协同，我国自己形成全球资本流转的新的变量，我国是打算怎样来处理这个变量？是什么样的思想路线，什么样的组织路线，什么样的群众路线？我们如何让资本出现有利于我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结构呢？确实需要全体认真的审慎的思考，并且还不能拖啊。

第三个问题，谁在主导当前产业生态的变化？我们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提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整个全球产业生态的影响，谁在主导？我国在其中是什么样的角色？我国在未来全球产业生态中打算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我们有哪些差距需要弥补，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应该在未来的经济政策上做怎样的部署安排？如何建立国家资管，如何建立中国的全球化下的国家资管？

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升斗小民、千家万户，谁在主导全球化下的资产定价和商品定价？资产定价就不用说了，我国的楼市这个样子，我国的股市这个样子，美国的楼市那个样子，美国的股市那个样子。谁在主导全球资产定价？谁在主导全球商品定价？我们现在通缩了，我们卖什么，什么就价格下来了，谁在主导？是如何主导的？是他们能主导呢，还是有些人在配合？我国应在全球资产定价和商品定价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国既是第一生产大国，也可能很快将成为第一消费大国，但是我国对全球资产和商品定价有没有战略的思考？我国的战略思考结论是什么，方法是什么，路线图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只能进行一般意义的讨论，无法给出结论。我肚子里还剩下一点点中午吃的过桥米线，但我手机的电已经耗光了。好吧，我想今天就聊这么多，剩下的明天拾遗补缺。

今天可能聊天里边有些牢骚或者有些，请处理文字的朋友帮帮忙，把它处理的温和柔软一些。另外，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虽然朋友们希望我讲一讲这个问题我也讲了，我也请那些做各种视频和节目的朋友们心疼我一下，不要惹麻烦，我只是想跟大家好好聊天，平静的生活，谢谢你们。好吧，明天见。